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十

宋 陸游 撰

上趙參政啟

造于王庭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豈  
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大鈞難報末路知榮  
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疎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  
赴功趨事之能迨從幕府之遊始被邊州之寄方漂流

於萬里望飽暖於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起鑠金之謗  
素無實用以為顏放則不敢辭橫得虛名雖曰僥倖而  
非其罪甫周歲律再畀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  
號召遂以羈旅入朝之始首預光華遣使之行此蓋伏  
遇某官造德精微宅心忠厚念錦里十年之下築已是  
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特捐漢節蕭然遲暮被此恩  
榮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  
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為或羸施於

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安撫沈樞密啟

造于王廷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豈  
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慙汗為之浹背感涕  
至於交頤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疎寡合雖抱宿道鄉方  
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自屏跡於寬間已頽心於榮  
進徒中起廢方蒙轡道之除望外召還忽奉燕朝之對  
然而進趨梗野論奏空疎徒叨三接之榮莫陳一得之

慮循名責實所宜伏司敗之誅含垢匿瑕特俾玷外臺之寄茲蓋伏遇某官望隆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絕吏竝緣斂散視時益廣倉箱之積阜通助國庶無農末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泉州陳尚書啟

恭審顯奉璽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老之遂歸

嶽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某官道參聖域德冠  
民彝下視諸公負元龍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擅諸葛  
宇宙之大名風雲自際於明時金石靡渝於素履超然  
去國之久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欲急流而勇  
退顧眷求舊德未容袖手而旁觀姑暫起於名邦即延  
登於政路某久違德宇喜聽除音承顏接辭恍不殊於  
曩日質疑問道尚自慰於窮途

會建寧陳通判啟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逖聞旌旆之臨宜有神明之  
相伏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含英咀華早預蓬萊  
道山之選飛英騰茂暫為治中別駕之行雖澹然克守  
於家風顧藉甚難淹於國器即聞追詔遂陟顯途某託  
契至深開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知猶冀殘年  
及見郎君之貴

會漳州石通判啟

伏審被命佐州涓辰視印士心甚鬱謂斂經濟以惠小

邦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伏惟某官好是正直  
擇乎中庸崇論宏言挺松栢貫四時之操高文大冊擅  
河江流萬古之名謂宜凌厲以橫翔乃復逡巡而小却  
使為治中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當亟還於近列某未遑馳問先辱寄聲祭竈而請比  
鄰歎高懷之莫測烹魚而得尺素藏妙語以為榮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啟

詣行在所方承命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



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倖伏念  
某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君子之  
大道早親函丈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見待於國  
士知憐覆護殆塵沙曠劫之難逢顏墮摧藏無絲髮微  
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吳會即使甄閩超躡既多便安尤  
極徒以久違於公衮悵然願事於師門山川間之日月  
逝矣方坐馳於夢想忽祇奉於詔追深惟幸會之非常  
但懼奔馳之弗及夫何奇蹇更累生成方仇怨造言投

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舍牛寧廢於釁鐘此蓋伏  
遇某官偉量包荒深仁篤舊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  
近於人情謂舍其短而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  
潤以及枯莢而某筋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畏質疑  
問道自憐卒業之何時訟過戴恩尚冀收身於末路

謝趙丞相啟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仰  
戴公朝之寬大重為遠吏之光華伏念某卷曲散材聲

牙末學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寢哀倦遊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詞藏之名山本欲麤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記憶不忘詔除屢下雖復顛隲於薄命要為比數於明時而況仍皇華臨遣之榮易江表清閒之處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伏遇某官誕保民彝堅持國是致君密勿偉治具之必張望古慨懷閔道術之將裂務廣人文之化仰扶主斷之明念此窮途為之擇地更令破萬卷之讀

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開益舊聞激昂懦意稍竊簿  
書之暇日試求學問之新功構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  
雕蟲篆刻尚少進於故時庶仰荅於聖知亦羸酬於鈞  
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王樞使啟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  
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拳曲散材遭回末路浪遊山  
澤不知歲月之屢遷篤好文辭自是書生之一癖裴然

妄作本以自娛流傳偶至於中都鑒賞遂塵於乙夜既  
閱期年之久兩膺詔節之頒雖改命於半途尚乘輅於  
名部始終僥倖進退光榮茲蓋伏遇某官謨明弼諧任  
重道遠以國士待我卓為特達之知於古人求之每極  
吹噓之論詔除屢下器使不遺雖云薄命之顛隳要是  
公朝之記省某敢不竊薄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功構  
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篆刻尚少進於曩時庶仰  
答於上恩亦羸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錢參政啟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  
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少苦賤貧長更憂患名場蹭  
蹬幾白首以無成宦海漂流顧青衫而自笑不圖遠戍  
乃誤明恩一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溫之對清光咫  
尺睿獎再三略有司資格之常備奉使詢謀之選方虞  
官謗又辱詔追半道遣行雖歎棲遲之薄命頗年記錄  
要為比數於公朝茲蓋伏遇某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

憐其跋前疐後姑令全進退之宜謂其尺短寸長或可  
責馳驅之効曲加杖拭俾竊便安某謹當增所不能修  
其可願侵尋遲暮雖嗟已失於東隅激勵衰疲尚及未  
先於朝露

謝待從啟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叢祠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  
終僥倖俯仰競慙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逢盛  
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

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  
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者再三俄乃真承於尺一文詞  
吏事何者麤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非賴密加於覆護  
固難終逭於顛隲此蓋伏遇某官義薄九天量容百輩  
念器盈則覆推轂無所復施然令出惟行反汗豈其得  
已遂容末路獲忝優除雖愧招麾之頻亦驚弔賀之速  
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  
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餐



謝臺諫啟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窮閭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  
終僥倖俯仰競慙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  
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賴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  
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  
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於姓名俄乃真承於詔命人才  
吏事何者羸堪自計旁觀居然不允敢謂并包之廣大  
更令進退之從容此蓋伏遇某官山立英姿海涵偉量

盡言劇論雖震聳於朝端用恕持平每保全於士類遂  
容末路獲忝優除俯伏以思論報何所而某昨緣奔走  
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  
於空餐

與本路監司啟

詣行在所方奉詔以北歸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稍  
息道途之役獲全溝壑之身揣分已踰置慙靡所伏念  
某頽然入暮久矣漂流戍隴十年形容盡變還吳萬里

交舊半空騎馬而聽朝雞已冥心於昨夜賣刀而買耕  
犢將掃軌於窮閭敢謂頻年屢膺嚴名既衆知其不可  
亦自揆之甚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得本來之面目此  
蓋伏遇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海涵愛借人材每陰借之  
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施及妄庸未忘記省某  
登門維舊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即趨函丈小夫  
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

會本路郡守啟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畀節尚承寵命之新揣  
分實逾置慙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轍環天  
下而老於行寧非薄命舟近神山而引之去殆有宿緣  
方力丐於退藏乃更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  
議推轂時髦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  
傳未卜登門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荅寄居官啟

賜環半道易節回轅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

地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某官義重嗟枯情深推轂

每假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

黃撫幹宴  
燕判云

老夫髦矣而

無能寧有澄清之効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名理之餘

范幹  
提云

尺素驚傳喜論交之未替一樽相屬悵道舊之何

由

陳榆  
法云

汨沒簿書敢冀澄清之効從容談笑尚為衰晚

之光

賀葛正言啟

恭審保直北扉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輸補袞之

忠上虛佇於嘉言士笑歸於碩望恭惟某官英辭擅世  
偉識絕人諸老先生聞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風而知  
敬警書羣玉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之從容屢  
動天顏之忻懌主聖臣直笑知千載之逢言聽諫行獨  
任七人之責木從繩而必正石投水以奚難某屬以乘  
輅阻陪賀厦比年十漸必盡告於吾君一日九遷將孰  
先於門下其為抃躍罔罄敷陳

賀周參政啟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令渙焉可述乃專討論潤  
色之功疇咨若時登庸遂處輔弼疑丞之位國有隆儒  
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典謨實列於六經臣主難逢  
於千載高文大冊或托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儒有死而  
莫見於世維時鴻碩之彥早冠清華之途成功告於神  
明大業刻之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哉王言建顯位施  
尊名震於方外一變猥釀枝駢之體復還雄深灝噩之  
風措紳竊誦而得師夷狄傳觀而動色顧於昭代可謂

殊勲雖箕穎之志屢陳然莘渭之求焉往恭惟某官任  
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以窮深測遠之才坐酬衆務以  
極高蟠厚之氣陰折遐衝至於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  
之餘事僅少施於三已見謂於崇鉉豈容卷懷經濟之  
圖遂欲袖手寬閑之地公母困我初誦留行之言上誠  
知人亟下延登之命然易簡者聖君之命難居者天下  
之名方仰對於寵光願益思於挹損茂迪謙尊之吉永  
為善類之依



賀謝樞密啟

恭審顯膺出綽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謀朝野動容  
而相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敏識造微秉心如金石之  
堅論事若權衡之審主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言責三  
年極人才之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直之無朋  
遂由常伯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同進得喪孰  
多付四海之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回薄俗盡見明謨  
網漏吞舟示太平之寬大雲興膚寸澤庶物之焦枯豈

惟康濟於茲時固足儀刑於後世某早迂記省晚荷甄  
收雖知薄命之多奇猶復誦言而不置使駕馬妄思於  
十駕而沉舟未羨於千帆求之古人可謂曠世難逢之  
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勵之心

渭南文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十一

宋 陸游 撰

賀禮部鄭侍郎啟

恭審筆橐陞華資論思於禁路絲綸出令兼潤色於皇猷共知儒術之益尊孰謂太平之無象恭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大冊高文固已寫之琬琰崇言欲議皆可質於鬼神殆將與日月而爭光奚止當雷霆而獨立

惟上聖克勤於總攬察羣臣各盡於才能謂其代予言  
既久煩於鴻碩求能典朕禮宜無易於老成況以南省  
之要司仍寓西垣之舊直惟時異數寶冠清途然而文  
闕國之盛衰官以人而輕重籲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  
鐘鼓之間斂福錫庶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視古無  
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三代禮樂大備之時抑亦追還  
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顧雖老矣尚及見之

會撫州發解進士啟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晚鄉書擢秀遽勤授勢之恭恭  
惟某官奧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大儒名世之  
邦絃誦相聞陶聖主右文之化將鵬搏於宦海姑鴻漸  
於名場某偶此乘軺遂叨勸駕宸廷射策豈惟慶榜帖  
之馳藏室讐書尚及見雲霄之舉

解魁云籍甚聞名方恨定交之晚褒然擢

秀遽勤授  
勢之恭

### 賀施中書啟

伏審蓬壺清閤早冠羣仙之遊詞掖高華旋觀一佛之

出得人之盛吾道有光恭惟某官秉德醇明宅心夷粹  
高文大冊非復騷人墨客感寓之詞崇論宏言盡得宗  
廟朝廷嚴重之體久矣絕世而獨立固難袖手而旁觀  
況今聖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惻怛愛民之  
措開慰海內奔走向化之心德意達於四夷號令婉乎  
三代清議所屬匪公而誰且甘泉均號於從臣而西省  
獨稱於政本國僑潤色雖槩取儒學之長山甫將明必  
深通天下之務正官名者蓋已百祀稱職業者凡有幾

人憂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駭目自茲觀大手筆之傳  
削牘濡毫又當慶真學士之拜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啟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倦  
倦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臃腫凡材聱牙曲學既無甚  
高論足以誨世豈有他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  
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馬之心而俯迫頽齡已罹霜  
露之疾壯志累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朽摧枯



競為排陷哀窮悼屈孰借聲光敢圖廊廟之尊未棄門  
闌之舊曲憐不逮力謂無他至於跌宕之文辱在褒稱  
之域二百年無此作矣固難稱愜於獎知萬戶侯豈足  
道哉私亦激昂於哀懦然而揣數奇之薄命懼徒費於  
鴻鈞與其度越羣材留朱雲於東閣曷若稍捐薄祿置  
陶令於北窗伏望某官仁風翔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  
之陋念前跋胡而後彙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  
而下漏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

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剗心慕道誦丹臺之藍笈少尉  
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

知嚴州謝王丞相啟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技拭付桐江千里之  
民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哀顏伏念某元  
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瀟灑本思自放於江湖社櫟支  
離久已難施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頃  
自吳中久留劒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

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擠排盡力幾如九世之讐貌是羈孤孰為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來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為閭閻廢斥之人算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伏遇某官學窮突奧勲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舄几几同宗社之宏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埏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憫

向隅之獨泣變和輿論濶略棄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  
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為力尚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  
徒專於樸學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鳬脰則  
自悲恐難逃於薄命

謝梁右相啟

故里投閒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遽叨出守之榮挈  
於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至骨涕溢交頤伏念  
某鄉校孤生京塵下吏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鵠退飛

仕已冥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遊七澤西上三巴繆見推於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作譽毀相乘肆為部黨之纔規動朝端之聽雖漸能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言至擢髮而莫數頃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皦日之中天固宜潦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郡介於吳越之間先世嘗臨尚有召伯憩棠之愛提封甚邇僅同買臣衣繡之歸叢爾何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某官身扶昌運手幹化鈞一氣為魚咸遂飛潛

之性衆材各安大小之宜俯憐囊下之餘嘗沐筆  
端之潤摧顏雖久省錄未忘謂人士舍之則藏固當慕  
昔賢顯晦之節然朝廷養非所用何以待異時緩急之  
求既啟迪於淵衷遂變和於輿論而某年齡抵此意氣  
蕭然律召東風雖幸春回於寒谷手遮西日敢希身到  
於修門

謝周樞使啟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疎忽喜長安之近戍期未

及先寬方朔之飢靖言孤蹤可謂過望伏念某簞瓢窮  
巷土木殘骸早已孤危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沛龜六  
鑄而不成羽翮摧傷風波震蕩薄祿作無窮之崇虛名  
結不解之讐鄙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寡韓愈何恃  
敢傲若為取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過半生掛神武之  
冠今無多日偶然未死得此少伸制出西垣地連右輔  
顧視必恭之梓阡陌相望封培勿翦之棠鄉里太息此  
蓋伏遇樞使丞相學優聖域道覺民先卓爾為衆正之

宗毅然開孤進之路自太公已久望子仰闕宗廟之靈  
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薦紳之慮方廣求於雋傑乃首  
記其姓名生物功深奚啻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  
未覺挾山起北海之難而某少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  
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草裹尸之心薄福難與成功名  
第恐有援臂不侯之相

謝黃參政啟

病餘揣分斷續食於菰祠望外疏恩俾牧民於近郡感



深雪涕慙劇驛顏伏念某早歲多艱晚途益困岷嶠巉  
絕身行禹貢之書雲夢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葬支離  
之骨辱招羈旅之魂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年已過視  
荒荒而益廢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絕潢徒有朝宗之願  
朽株枯木何施造化之功雖存溝壑之餘生已是簪紳  
之棄物驚宿愆之盡洗知孤迹之少安如絲如綸命出  
西垣之潤色有民有社地連右輔之封圻矧復嚴瀨遺  
祠桐山故隱企高風之如在顧俗狀以自慙此蓋伏遇

參政相公黼黻皇猷權衡國是衆仰規模之大天知議  
論之公謂設康恥以遇羣臣士斯自好且蹈仁義則為  
君子人亦何常務與惟新不求其備某謹當銘膺感德  
擢髮思愆弱羽繞枝姑低回於晚景靈丹點礫儻邂逅  
於初心

謝施參政啟

起由散地畀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寵名居節  
鎮俯慙章綬之華僂僂拜恩瞻諄叙感伏念某薄才綿

力多病早衰竊慕長者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君子之  
大道徒益顛危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卧尚無漂  
母哀王孫而進食況有故人憐范叔而贈袍牛欲繫鐘  
誰其弗忍婦非束緼何以自還敢期累年不振之蹤忽  
有一旦殊常之遇先生分表喜溢情涯惟茲山水之邦  
自昔詩書之俗脩門在望曾無日近之嗟先世嘗臨獲  
慰露濡之感此蓋伏遇參政相公至仁善下盛德兼容  
一引坐一解顏士託終身之重三吐哺三握髮埜無片

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騰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蓬梗  
獨遠門闌向使不為萬里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  
文章於方冊竊喜得師聞道義於薦紳亦嘗願學既積  
精誠之至果歸甄治之公旅進無階歎空馳於清夢餘  
年有幾懼終負於初心

謝臺諫啟

貧忘代耕之祿懇乞奉祠恩開使過之門復令治郡方  
窮閭之待盡非公議而疇依慙極辭頗感深雪涕伏念

某遭回薄命顛顛餘生肄業荒唐小學僅通於蒼雅屬  
辭卑弱竒文徒慕於莊騷髮種種以將童心搖搖而欲  
折食粥動逾於累月陳締或至於隆冬不能引分以掛  
冠廉隅已喪更復貪榮於懷綬愧懼可知況此名城今  
為近輔九霄嘉氣日未邇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  
帝座孰為之地使有此行茲蓋伏遇某官偉量海涵英  
姿山立

正言云義急嗟  
枯仁先念舊

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於風

波今老矣而無能尚使少紓於溝壑為國廣旁求之路

示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庸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  
湔洗之恩羸疾益侵無復激昂之日

謝葛給事啟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十石之重忽  
奉明恩驚轡垢之漸除扶衰殘而下拜

農為國三年之冗不治如  
絲如綸一字之褒過寵

舍人云起自窮  
閭叨臨近郡為

冥心鷗鷺之行投迹雞豚之社海三山之縹渺釣鼇已

媿於初心楚七澤之蒼茫殪兕亦成於昨夢但欲負耒

慕許行之學豈復叩角歌寧戚之詩偶逢公朝使過之  
時躡畀近郡承流之寄所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蔥  
望九重之雲氣道周蔽芾掃四世之棠陰得遂此行孰  
為之地此蓋伏遇侍講給事道本文王之正學師孟氏  
之醇騰茂實而蜚英聲久隆上睠息邪說而距詖行遂  
擅儒宗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某偶階末  
契遂借餘光

舍人云議論四方之望文章百世之師餘  
談激水之斗升窮鱗悉逝麗藻生雲於膚

寸甘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  
獨泣而某適有懷章之幸首叨此筆之榮

雖飯豆羹

慕不敢望功名之老大然書紳銘座尚思復玷缺之難

會交代陳判院啟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畀桐廬獲繼超軼絕  
塵之迹方自嫌於通問乃遽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  
陋矣伏念某少而落魄老益迂疎顛顛關河萬里客岷  
嶓之境馳驅節傳三年使閩楚之交迨此退歸頽然遲  
暮投憤已安於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遇某官



秉節以貫四時端世而翔千仞經行早推於庠序謀猷  
晚著於朝廷謠誦上聞豈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  
足為來者之師某偶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棄竹馬望  
英躅以增慙然獲舊青氈在哀門而甚寵發春伊始坐  
轍多閑願遵輔養之宜即慶禁嚴之拜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啟

懇求祠祿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戍期亟奉燕朝之對身  
既復歸於釣播衆知未棄於明時伏念某淺智褊能薄

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  
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為貧而求仕旋觸罪以免歸雁  
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  
人往往處嫌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奚歸豈期廟堂任  
使之公挈出溝壑漂流之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  
伊呂王功黼黻聖猷謂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甄陶士  
類每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儻使  
抱所聞而不試則將齎遺恨於無窮何止屢陳於斧展

之前蓋亦昌言於搢紳之上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某  
已知悔童子之雕蟲未免守古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  
不自知續鍾釜之祿以待掛冠嘗面祈於大造効尺寸  
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

謝梁右相啟

玉局二年已竊伐耕之祿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  
晬表之顙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冒徒積兢慙伏念  
某四壁寒家一簞賤士刻舟求劍固匪通材懲羹吹壑

已消壯志比由蟹舍起領魚符永言久斥之餘亦有少  
伸之望然而察簿領稽違之細撻吏胥隱伏之微一皆  
非其素知又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迫頽齡安  
國之擢徙中曷勝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  
堪輿博取衆材屢抗延英之論宏開公道靡須光範之  
書施及妄庸未忘夙昔溫飽一門之衣食洗滌累歲之  
罪愆使為全人以畢餘日某敢不好是正直擇乎中庸  
戒舞智以賊民寧取椎魯少文之誚務盡心於折獄庶

無冤枉失職之嗟苟不辱知其敢言報

謝周樞使啟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遠咫尺既諧就日之心父  
命惟所東西況彼牧民之寄感恩至矣揣分茫然伏念  
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  
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遭回毀  
靡待於德高災非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  
病鶴離襪忽忝乘軒之寵此蓋伏遇某官道窮突與氣

塞堪輿南山之石巖巖帝資宿望綈袍之意戀戀士感  
誠言哀細德之嶮微開鴻鈞之坎址念茲積譴雖擢髮  
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  
雖不在於英材樂育之中實創見於薄俗相挺之際而  
某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復入闕西日舉釣竿之手惟  
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傾倒具陳慙惶無措

謝臺諫啟

挂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

熱即遂扶哀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  
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  
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氷銜於玉局築雲屋  
於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蘄於因任除書忽  
畀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閭接壤逾過  
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望重朝綱學通國體取真  
才於水落日出之後坐銷浮偽之風察定理於舟行岸  
移之時盡黜讒誣之巧稍收久廢用示至公某謹當勉

劾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奸政近民則  
民歸敢忘用恕或麤逃於大譴庶少荅於深知

謝監司啟

挂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  
熱即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  
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  
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氷銜於玉局築雲屋  
於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慚於因任除書忽



昇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間接壤逾過  
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學貫經郭望隆國器繡衣  
持斧姑小試於使輅豹尾屬車即起登於禁路尚容哀  
賴之迹暫托澄清之餘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  
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姦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羸  
逃於大譴庶少答於深知

富方寺丞啟

年運而往悵久隔於英遊道阻且長忽恭承於榮問情

文甚寵哀晚增光伏念某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  
井久困客遊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哀  
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伏恍若隔  
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某官義存推轂  
德重匿瑕哀其顛顛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叨其  
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緣病廢書迫貧隨牒能古  
文何用於今世徒慙長者之見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殊非小人之所望佇奉丁寧之誨用寬療曠之虞

賀王提刑啟

恭審繡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寶畫奎文新內閣圖書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謠誦之聲恭惟某官學道愛人至誠格物德秉民彝之粹才惟國器之英中外踐揚自際風雲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堅將階言語侍從之除洊被禮樂光華之遣欽恤副九重之指平反奉一笑之春始訖外庸即躋近列計乘輅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某意廣才疎心勞政拙伏櫪志在千里悵暮

景之已侵巢林不過一枝幸卑棲之有託

與汪郎中啟

去蜀歸吳已侵尋於晚景乞祠得郡尚記錄於明時夙  
戒行艫已臨敝邑方切依仁之幸敢稽告至之恭伏念  
某笠澤農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遊煮海摘山  
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哀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  
顛可揣穿延和之細杖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  
起廢恭惟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顛顛之百罹

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容其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  
扶憊以來罔功是懼快景星之先覩雖尚阻於瞻承分  
隣燭之餘光遂密依於覆護其為慰幸曷究敷陳

與沈知府啟

乘傳江皋偶同一道分符畿內復幸隣邦公將假道於  
虞僕其得御於李胡交臂而失此亟削牘而布之恭惟  
某官厚德鎮浮英姿邁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枉尺以  
自謀將相豈無種哉方且搏風而直上雖仰急流之勇

退寧容袖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豐年高廩想  
謠誦之已聞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簡願精調於列鼎  
即歸覲於凝旒瞻詠之私敷宣曷既

賀留樞密啟

恭審行玉闕之萬里方喜遄歸陳泰階之六符亟聞殊  
睦地禁處承明之邃仕崇參宥密之嚴成命誕揚師言  
允穆切以藝祖鑒五代之弊不偏重於中書裕陵新六  
官之名亦旁開於西府豈獨竝隆於文武固將兼注於

安危至以明詔特預於訃謨尤為本朝久虛之盛舉中原多故首用种忠憲之偉人聖政方新則有虞雍公之近事或名光於竹帛或位極於廟堂恭惟某官躬閱深魁碩之資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雅望浸歷近班以至公服小人故雖疎而不怨以大節事明主故既去而見思世方譟譟以自營公固落落而難合迨此寵光之自至益知巖險之徒勞淵乎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三起三留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鉞

衡之位挽河洗夷虜之塵復列聖在天之讐摠遺民泣  
血之憤某幸身未死見國中興材館旁求雖莫陪於下  
士浯溪深刻尚自力於斯文

賀蔣中丞啟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為之相賀正  
人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之休非復門闌之慶  
某聞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捭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  
於遇合皆使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一居三院



七人之官遂任四海九州之責至於諫大夫之助成主德中執法之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言言不可以不盡雷霆在上獨立自如鼎鑊當前直趨不避始也負當世之名而人不我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偉人更此重任恭惟某官英姿邁往奧學造微論必盡忠得堪輿剛大之氣仕常思退有耕釣高逸之風位逾達而謙有加權益隆而量莫測姑小煩於繩肅即進與於弼諧豈惟斯民被化於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

氣於青天白日之下今其始矣幸孰甚焉某嘗辱王翰  
卜隣之榮妄懷貢禹彈冠之喜崇言鉉議已觀魁磊光  
信史之傳過計私憂妄有一二為執事之獻儻少寬於  
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渭南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十二

宋 陸游 撰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敕首冠七人之選主賢臣直國勢歸  
然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昔在本朝之官制參稽前  
代之舊章南臺不置大夫中憲任紀綱之重寄北省久  
虛常侍諫坡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既轄畀託尤重故政

在中書而常開言路事由獨斷而不廢爭臣仰觀十一  
聖家法之傳茲為三百年治功之本繼昔之盛非公而  
誰恭惟某官學造精微器函閎遠許國弗渝於夷險憂  
時如抱於渴飢造膝告猷浩浩江河之決傾心愛士拳  
拳涇渭之分慨然死生禍福不入於中常若天地鬼神  
實臨其上以今日陳善閉邪之效成異時贊元經體之  
功同出此心夫孰能禦某侵尋暮景蹭蹬孤生迹本甚  
疎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拔拭於窮途何以

仰荅門闌特達之知惟有稍陳郡縣利病之實儻少寬  
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帝制進貳臺端手縮裊以逡巡久已抱獨立  
無朋之操髮衝冠而憤切自茲皆盡言不諱之時在庭  
聳觀有識相慶伏以御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  
忠臣設心蓋欲去邪為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凜山  
嶽之不搖非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為之改容而垂聽

大臣不敢持必而自私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孰配於古人識者固歸於門下恭惟某官道德醇備議論正堅灰寒木槁而譽益高鯤擊鵬搏而才乃見默究朝廷之利病盡得源流徐觀天下之是非若指白黑放斥者有愧心而無怨更革者雖害已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某侵尋暮景蹭蹬孤生迹本甚疎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拔拭於窮途何以仰荅一見特達之知

惟有稍陳千里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周丞相啓

恭審夢卜襲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帝載以宅  
師國其庶幾民以寧壹寶惟宗社無疆之祐非復門闌  
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畧必  
有意外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仁聖焦勞於上  
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而郡縣無赴



功趨事之風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窮於列戍每靜  
觀於大勢懼難待於非常至若靖康喪亂而遺平城之  
憂紹興權宜而蒙渭橋之恥高廟有盜環之逋寇乾陵  
有斧栢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仗衛久留之地梁益萬  
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武嬉戈朽鉞鈍謂宜博采  
衆謀之同異然後上資廟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  
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降神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  
學洞六經之韞探蹟索隱識窮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

當雷霆何止貴名之揭日月運籌帷幄每當上心端委  
廟堂遂持國柄玉燭肇時和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清  
未央長樂之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碣石榆林之塞永奠  
四夷之封於古有光自今以始某側聞盛舉實抃歡悰恤  
百口之飢寒豈無竊覲拔四方之英俊願付至公庶未  
死之餘生覩太平之盛際

賀施知院啓

恭審誕布明綸進專籌幄用真儒而無敵翊扶宗社之

基得大老以來歸開慰華夷之望恭惟某官英姿邁往  
精識造微居安資深韞六藝淵源之學任重道遠炳兩  
朝開濟之心明辯足以拆遐衝果敢足以斷幾事自初  
拔用迄此延登大節全名松栢挺歲寒之操同心一德  
風雲協聖作之期堪興清夷星緯明潤致太平其自此  
將魁柄之焉歸曩暫入於修門竊有聞於行路謂明公  
之得政以人物為最先自隆師尹南山之瞻復見平津  
東閣之盛揚庭薦拔造膝開陳凡人所難以身獨任今

雖總本兵之地願蓋尸善類之盟公能以士而報國家  
士亦以身而歸門下某侵尋暮境顛顛偏州志氣已衰  
無復獻狗盜雞鳴之技文辭自力尚能助裨官野史之  
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丘運使啓

恭審上印帥藩乘輶畿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乎  
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為之慰愜大用此其  
權輿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

鄭而弗救陵夷申商為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  
歷考簡編之跡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時中斯得  
古人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固已有成雖使  
空囿圖畫衣冠法令其誰敢犯恭惟某官英姿邁往敏  
學造微夷途蚤踐於高華隆委徧當於繁劇所臨輒治  
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  
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某早陪談燕之餘誤辱賞  
知之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閭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

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慙修候問之牋尚加惠於始終俾  
麤全於進退歸依之切敷繹奚殫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恭審解中執法以暫均勞佚拜大宗伯而入侍禁嚴雖  
若不得其言固亦未為弗用乃抗投閑之請力蘄就養  
之榮詔諭靡徙藩條初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廉退之  
風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懇欵許國肝膽凜其  
輪囷慷慨疾邪山嶽為之震動進率由於獨斷即早見

於盡言未移桑蔭之淹入總栢臺之峻國方增九鼎之  
重身已如一葉之輕魯人獲麟以為不祥雖愛憎之巨  
測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抑倚伏之何常某幸託里門獲  
趨賓席身世等蒯管之棄孰閔餘生姓名託甄冶之公  
尚須異日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秩視大蓬已竊垂車之寵恩加遽閣更叨出綍之榮初  
聞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茲被命重以懷慙伏念

某承學迂疎稟資最陋幼生京洛尚為金盛之編氓長  
綴班聯曾是中興之朝士福未容於盈皆崇已駭於燒  
城西征至岐鳳之間南戍掠甌閩之境晚僅升於省闈  
旋即返於鄉關鶴歸遼天孤死丘首蓬戶十移於歲律  
幔亭四閱於祠官久遂屏居非始挂冠之日盡捐半俸  
真為納祿之人豈期垂盡之光陰忽玷殊常之惠澤復  
緣詔札併竊身章里巷聳觀共仰恩光之下燭兒孫扶  
拜不知哀涕之橫流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



載神無方易無體心獨運於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悉  
歸於鈞播雖迫崦嵫之景亦歸塊土之公而某意氣空  
存筋骸已僊草具明堂辟雍之禮雖遭甚盛之時塗竄  
清廟生民之詩其在方來之雋

修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誓待盡於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於觀闕內  
祠祿厚信史事嚴容孤迹於其間知鴻鈞之有自恭以  
高皇之盛德大業雖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孝廟之

內修外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古昔威震  
裔夷俄屬鼎成之悲肆修麟趾之緒固已網羅軼事潤  
色皇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盡業業兢兢之指豈緊  
遲莫能與討論伏念某天子散材家承孤學生逢盛旦  
蒙六聖之涵濡身綴清班被四朝之識拔常恐倏先於  
朝露遂將莫報於秋毫豈期及耄之餘齡猥得効勤於  
大典茲蓋伏遇某官材全經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決  
策之言煥乎可誦十載知人安民之績底於有成殊鄰

款塞而奉琛多士鄉風而釋屨內而臺閣極稽古禮文  
之選外而郡縣有宜民愷悌之風肇闢大公至正之途  
不棄偏能一曲之士故如某輩亦在數中謹當並廣見  
聞更勤采掇老驥伏櫪脩途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  
効尚期於自見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冊人主之論一相方寄腸心少  
保茲為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驪頌惟均恭以某官

謨明弼諧任重道遠協天心於崑崙旁魄之際動必有  
成隆主眷於螭蜎蠖獲之中言無不用自登近輔允迪  
大猷疇咨雖首於羣公謙畏不殊於一日每稽首而遜  
稷契終選衆而舉伊臯三年有成四海用人農扈告豐  
登之候戎韜臻偃息之期熙運方興周召並為於師保  
衆心所繫平勃均任於安危是宜大號之繼敷昭示元  
臣之同體羣生咸遂協氣橫流謹乃憲而屢省則成孰  
測化鈞之妙本無事而庸人實擾始知靜治之功某獲

綴清班欣逢盛事無好無惡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  
成不愆不忘而由舊章更冀廟謨之無倦敢効涓塵之  
助輒干礎斧之誅冒瀆實深兢惶罔措

賀張參政修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鉅典固已動鵷鷺行之喜色而況  
在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已於寸誠是敢冒陳於尺牘  
恭惟某官自天生德降命應期闡溫厚爾雅之文經緯  
萬象蘊超軼絕塵之識鎮撫四夷位居台鼎而有山澤

清臞之容禮絕措紳而無王公驕泰之意心虛靜而觀  
復道冲用而不盈周公太公方隆夾輔之望堯典舜典  
更專黜竄之功實以袞衣黃閣之尊下兼蘭臺石室之  
事在天三后巍乎下臨作宋一經信矣無憾某偶蒙簡  
拔獲預討論已侵投老之殘年何補不刊之信史仰傳  
巖之霖雨幸預在廷歸社曲之桑麻尚勞泚筆想典刑  
於諸老已媿空疎竭精力於是書敢忘策勵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冊府秩清偶至鰲峰之頂禁途地密遂穿豹尾之中雖  
造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叙丹衷之感莫知雪涕  
之橫伏念某雖起耕疇麤傳家學書藏屋壁尚擯斥而  
不容跡遯園廬豈榮華之敢望虛名作崇聚謗成雷幸  
於先狗馬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骨歸卒伍之請任子  
以世其祿寓直以華其行固已負耒學耕節巾待盡身  
還民服口誦農書從故里漁樵之遊拜高年羊酒之賜  
忽從廐置逖奉詔除所愧忝大門之官敢愧奪匹夫之

志惟俟奏篇之御即仰告老之誠簡牘未終絲綸已降  
半生淹泊沉舟真閱於千飈一旦遭逢開印適當於三  
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以造庭茲蓋伏遇某官德懋  
忱恂化均塊圯作成士類兼小大而不遺勩相皇家泯  
異同於無迹澤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才或取於  
寸長罪不捐於一眚故雖么麼亦被生成某敢不頂踵  
知恩冰霜勵節少不自力坐沉廢者半生老當告休悵  
報酬之無地



謝費樞密啓

猥被恩綸，躡持從橐，處內閣諫咨之地，繼大門揚歷之榮，揣分奚堪，置慙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迹久困於多言，年已侵於大耋。都門屢入，壯遊恍似於前身；冊府再來，衆更多非其舊。識扶衰殘而就列，刮醫膜以紬書，非從莫揜於旁觀，每亦不勝其自媿。惟竢奏爲之御，即伸請老之誠，敢謂遭逢曲蒙，識拔茲蓋，伏遇某官道尊皇極，學統聖傳，雖吐哺握髮之勞，曾靡遺於一

士然引坐解顏之遇顧豈在於他人每居崇嚴不移疇  
昔爰自東壁圖書之府俾躋西清鸞鷟之班驥伏櫪以  
悲鳴曩誰念者犬舐丹而仙去今乃仍之某燈火尚親  
簞瓢未厭修世官而不墜益體上恩繼家學於寢蓐或  
傳來裔庶幾瞑目無愧初心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諭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霑雨露之私非公  
台力假於敷陳則草野何從而甄錄感銘刻骨涕泗

交頤伏念某少乏通材晚嬰羸疾史闡八月常懷惕日  
之慚祠祿三時洊上引年之請初但虞於煩瀆旋曲被  
於矜從而沉從中明降於德音任子特適於常制桑榆  
已迫俾華垂白之年豚犬何能遽有拾青之幸里閭歎  
息門戶敷榮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告猷  
於內時已措於太平祝鯁在前禮每加於諸老疊疊誠  
明之學巍巍忠厚之風坐格華裔之寧有光簡冊之載  
故推餘澤俯及哀門重念穉兒雖非異稟善和之書幸

在敢虛棄於光陰太常之第可收尚仰酬於長育

荅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纔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故欲馳書而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某官英識造微宏材經遠學術得前言往行之要議論有羣公先正之風踐揚蚤歷於清華雖能自見寄任靡辭於鼓委必每有餘茲乃勇退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誦詩而使四方雖暫試於外庸顧豈符於僉矚還節旄於少府行被

詔追司筆橐於甘泉孰居公右某退依耕隴密邇臺綱  
躬豈弟以宜民既蒙賜矣用春秋而決獄行且見之頌  
詠惟深敷陳罔既

荅胡吉州啓

伏以累疏乞歸既拜賜骸之命華賤贊喜更煩泚筆之勞  
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之禮顧惟哀悴曷稱眷  
私伏惟某官絕識超然英聲藉甚簡編插架早推師友  
之淵源紳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茲暫煩於共理即

歸告於嘉猷而某已返農疇愈賒門戟噓枯甚寵徒歲  
櫝以為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既



渭南文集卷十二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渭南文集卷十三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陳若霖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繆 棋

校對官典簿<sub>臣</sub>郭祚熾

膳錄監生<sub>臣</sub>李 璜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十三

宋 陸游 撰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癸未正月二十一日  
二府請至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  
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  
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哉患相與為無窮之託中

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  
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與圖寢歸會今天子紹  
登寶位慨然四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  
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於  
天下是敢輒布腹心於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音當  
告於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義義均一家永為  
善隣傳之萬世豈不美哉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炤  
察不宣某等謹白

貼黃

前件事宣臣等雖已面陳緣利害至大陸下反覆省覽故敢輒具此奏

上執政書

辛巳四月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治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為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為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

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東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  
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為天下之至鈍  
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為己任者所  
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東髮有文字之愚  
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  
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  
夫之辨粟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  
如是邊幅如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

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  
驚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  
肅袵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  
陳前臬廬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  
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  
諸公聞之或以為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  
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違寧  
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

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闕挾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其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為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為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

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

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  
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  
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  
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  
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  
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  
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  
里而終未敢自默持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



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於夔其行也故時  
交友醵緡錢以遣之硤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  
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所得食一日祿不  
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  
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  
之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  
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  
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

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  
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  
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  
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  
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  
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眩世烏有此理也哉

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猝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暴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得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

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  
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  
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  
全力餘中正闊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偽於其間哉某束  
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  
容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  
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  
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其則愚矣

而世遂謂其終無所合其亦不敢謂其言為智也恭惟  
閣下以皋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啟迪人主  
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  
焉其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賢  
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為言也其心之  
為邪為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  
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為知文者天下豈有  
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妄冒犯死有餘罪

會刑司戶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戶迪功足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祿者為羞卓乎偉哉非某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於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庸衆人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惶恐惶恐雖然足下顧我厚某其敢有所弗盡吾曹有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則出

而求祿恐未為非既不免求祿則從事於科舉恐亦未  
為可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  
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於道哉若言之而弗踐  
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為無益  
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剝裂奇字大  
書深刻以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  
面熱足下謂此等米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能  
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

氏王氏蘇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為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欺邪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識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知足下識之可識精矣當棄珉剖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者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無餘道矣



其文既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於左右者其果  
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不宣

富劉主簿書

其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  
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為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  
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  
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  
可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方竊

媿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為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為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為畦畛甚狹已所

未知者輒訕薄人以為不足學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註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為君子嗚呼陋哉夫世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鍾律星厯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為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彫頽齒髮而為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

已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  
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淳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  
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  
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挾陋之病不遂沉痾  
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  
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算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

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逃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徧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寃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

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不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勅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疎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為人幾何逐捕十

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  
誰肯為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  
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  
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  
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  
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  
之旤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  
而况近歲妄庸者所為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

籍遣去即度其不妄或麤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

畚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下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顧衰疾無聊不得款承絕塵邁往之論至今悒悒忽賢郎上舍携所貺書及新詩來已深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



益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  
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  
可以言詩乎僕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  
一宮聞中有高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  
扃戶出矣裊裊老松流水之間久之一丫髻童負琴引  
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言曰不得見高士得見此  
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金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  
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

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其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數篇多甲寅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甫書用意尤至則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未可以望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謬已卒天乎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絕當為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已奉為宗家贊喜無已黃精

奇妙感激千萬箇不既所欲言者亦坐老億耳漸寒  
珍重珍重

會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  
擇進士入官者為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心致  
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他事則又為設一官謂之監試  
監試廢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為也甚至法吏流外平  
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為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

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已鎖院不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實亦羞為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師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駑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卧室中財能向壁

歎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不可回但取  
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  
誠可敬且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  
雖試官與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甚至直欲以羸官  
不與考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牆而  
未敢也不圖足下客之察之更辱賜書講修朋友之好  
而以前者不能無言為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  
大善然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

當黜尚悒悒不能已況以疑黜乎某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然猶如此今乃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為大過希白卒為名臣夫科舉得失為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可不可邪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

某吳人凡吳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  
圖公雖差遠顧尚可紀則於足下亦有瓜葛蒙敦薦尤  
感旦算詣見先此為謝

渭南文集卷十三